

百大家評註史記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百大評議史記

上海中華書局
印行

百大家評註史記卷之八

狀元 蘭嵎 朱之蕃 彙輯 會元 藿林 湯賓尹 校正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父世從父祖索隱曰案地理志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喜賓客一篇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

即位為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季

我曰其母者見婦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十

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宋之藩曰引卮酒者以上之曰天下

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亦

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年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秋天子曰朝孝景

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統蛟門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

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

不足任太后亦慙吳楚有變又要用他故太后見之而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

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樂布

狀元修撰朱之蕃評

魏其灌夫皆聚賓客以樹

黨武安亦折節天下士三

人從以賓客相傾而卒死

賴於賓客豈所賢之者非

賢歟太史公三傳聯合微

皆見矣又評

嬰不顧實太后引誼別微

真忠臣也翰林庶吉士黃

志清評實嬰能言諸

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有

公叔文子遷

輒與軍吏其

賢可知也義

能廣君上之

惠孝景察其

賢而用之不

以太后故終

於沮抑卒以

有功亦可謂

能知人矣

家軍學士申時

行評

去就若此誠

為多意

又評

按魏其諫傳

梁王爭廢太

子乃忠臣立

朝大節

宮唐學士瞿景

淳評

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錫金。陳之廊廡下。軍使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意且所賜金，輒與軍吏其賢可知也。義能廣君上之惠，孝景察其賢而用之，不以太后故終於沮抑，卒以有功，亦可謂能知人矣。

度取為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榮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鼻傳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

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

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莫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

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

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正義曰：上音，而不朝。相提而論。黃葵陽曰：提音弟，又

論音路。自是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起

隱反。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夷，夷，則妻子母類矣。索隱曰：謂見魏其侯然之，乃

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

不相魏其。愛猶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茅鹿門曰：沾一作怙，又昌兼反。又當

多經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隱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

丞相。曰：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擔音尺占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

丞相。

文穆公胡廣評

往來侍酒魏

其一句專伏

魏其所以輕

武安而相起

覺領袖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顧涇陽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謂晚也。按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董思白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槃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同母。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

太后弟。孝景後三年。

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孝武初即位之年也。

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緡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

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

茅鹿門曰。接上衛綰為丞相。

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

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

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

李九我曰。言權貴都是一般。而又得個讓賢的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

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

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

伏後諸外家毀日至案。

君侯能兼容。則幸

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

天官學士徐顯

卿評

按魏其武安

二人之釁起

此

按師古云傾

謂踰越而勝

之也

翰林學士李太

武評

宗室屬籍其
恩寵有自
來矣一旦削
之魏其所以
啟太后之怒
也

少師大學士王
錫爵評
按此叙賓客
一感一哀

翰林學士全
叙評
按以下專摹
寓田蚡之驕
與魏其相傾
處

曰案推轂謂自卑下王藏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謂
之如為之推車轂也案栢潭曰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以興太平舉適諸實宗
稅也以禮為服制依古今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

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案齊園曰舉適者謫其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

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實太后以應前今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

王藏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實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

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實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藏等而免丞相

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

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沈蛟門曰伏後所言皆聽天下吏士

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

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接上昌為丞相青翟為御史大夫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太司農韓安

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案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

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李九我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

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謂侯王多長年蚡以肺又以為諸侯王多長謂多長上

肺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按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

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顧涇陽曰按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

翰林編修邵德

傳評

按除者除去舊官就新官也

春坊庶子黃洪

憲評

魏其失實太

后益疏不用

反應前武安

侯雖不任職

以王太后故

親幸諸客稍

微自引而急

下吏士諸侯

愈益附武安

極力挑出何

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

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澹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膈腹心也案

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非痛折節以禮誅之天下不肅也索隱曰案痛甚

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

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日所言皆聽黃葵陽曰應前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乃曰君除吏

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上怒曰君何不

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南鄉自

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謂為諸第

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旒如淳曰旒旗之

旒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旒曲柄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

上曲也說文云曲旒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

不可勝數魏其失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

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賴陰人也夫父張

孟嘗為賴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

賴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灌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

俱灌孟年老賴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

探花修撰湯賓

尹評

灌夫是個剛

愷不遜的人

故每每如此

然魏其雖失

勢而夫不肯

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

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

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

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漢書金或作全良藥故得

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

亡夫乃言太尉大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

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

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

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

醉搏甫搏音博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

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

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

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己音以謂己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

旁鹿門曰暗伏武安之婢及魏其之相仇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

二心則其節尤足高也

宗伯大司成趙

用資評

叙實嬰與田

蚡傾陷構邪

歷歷如目觀

指數纖折無

遺

狀元修撰焦竑

評

兩人成鑒處

極力描寫

又評

全得早字

太史修撰陸可教評

刺橫於潁川伏後丞相言夫家在潁川橫甚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

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索隱曰批排也根音痕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

對挽繩而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謂相薦達其根枯之也

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沈蛟門曰應前灌將軍獨不灌夫有

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索

之服也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

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

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善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

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索隱曰索徐廣云

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蚡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

往孫栢潭曰應前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

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索隱曰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

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應前灌夫不懌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

此卒飲極驩
所謂嘻笑之
怒甚於裂眉
者也與與夫
尚不悟哉

冢軍學士申時

行評

武安恐一人
本在奪田不
得乃遂索他
索求以中之

狀元修撰康文

獻評

雨云飲酒酣
見大使酒

又評

按屬之強之
也

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

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伏個灌夫禍根了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

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

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

灌夫實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

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

此當是三年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

董思白曰應前民苦之請案上曰此

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

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

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

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

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

季康王嘉之女也

二人竟困於

武安之手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

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

稱壽非大行酒為

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

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

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

索隱曰案漢書

時武

天官學士徐顯

御評

觀此可見當時亦重李廣

文穆公胡廣評

篇中歷次夫

不憚夫愈益

怒夫聞怒焉

籍福夫不悅

夫怒夫無所

發怒夫愈怒

不肯謝等句

即贊中所謂

無術而不遜

者

翰林編修方從

哲評

魏其與灌夫不欲獨生為

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孫名賢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

無所發怒應前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

兒咕囁耳語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武安謂灌夫曰程

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胃索隱

昭云言不避死亡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

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

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刻

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云居室為保官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

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穿鹿門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

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

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

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沈蛟門曰匿其家者隱任

其家之人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

後同罪張本

文懿公尚書重

懋評

武安此言不

免其非然加

之魏其則過

加之灌夫則

未為先取謗

之形也

文懿詹事楊守

陳評

按此朝論具

見

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廷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

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冥默曰武安盛毀灌夫

言丞相亦云灌夫通姦滑一段是也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

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

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諛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察廣曰視天占

分野所在也畫辟倪兩宮間張晏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索隱曰辟地諭欲作反事普係反倪五係反卑蒼云脾倪邪視也幸天下有

變而欲有大功焦漪園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瓚曰臣乃不知魏其

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

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

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滑侵細民家累巨萬橫

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曰案

足彼反正義曰鋪被反披分折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

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
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倪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
正義曰應邵云駒馬加着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

又評
按轅下駒謂
進退皆不定
也

館師學士沈一

貫評

石建素謹厚
而肯分別兩
人事故載之

狀元修撰朱國
祚評

按蚡之於嬰
也始以籍福
之計讓而讓
之今以安國
之計讓而殺
之惜嬰之卒
墮其計而不
自覺也豈其
沾沾自喜多
易而然與

為長
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

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曰索晉灼云藉今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

云机机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曰索上謝曰

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

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載怒曰與長孺共

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老秃翁言嬰無官位板援也首鼠一韓

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不自謙避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

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古自殺黃葵陽曰索說文

今人毀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

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饒正義曰饒音市周反對也

潁川事故魏其不欺謾繫都司空索隱曰索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孝景

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

燦評

夫

必以蜚語

賢誣

流言云云

行無遺詔

陳如崩時

如歲曰天子崩曰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故尚書所掌無遺詔也蓋景帝詔書

獨藏魏其

家。

永承封漢書音義曰以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

漢書云元
春三月乙

卯光
子四

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

即患病癰。

音

曰亦音肥又反風病也。不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

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

張晏
飛揚

曰蚋之偽作

故以

十二月晦

廣曰疑非十二
也駟案張晏曰

月晦者春垂至也索隱曰著
日月者見春垂至過故續也

論蚕

帝渭城正義曰故咸陽也

其春武安侯

正義曰其春

元光四年十月朔
灌夫棄市十二月末
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
田蚡薨則三月八元
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

二月三月
為四月
至九月
至十月
為十一月
為十二月
終周建子為正月
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

子月至今不改然夫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

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

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
 葬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
 葬之元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

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辛亦云嬰四年
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檐榆美

淮南王安謀反覺

翰林檢討郭正

域評

太史公小論言質而情慤可為實錄

會魁侍讀李廷

機評

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駱田生所則學問識見盡括此語中

王前朝謂建元二年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

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

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在於武安侯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

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顧涇陽曰言使武安侯至今若在則必族滅之矣言其罪在不赦也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

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

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

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長孺列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

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宋州宋城嘗受韓子

雜家說於駱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駱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

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將音醬扞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

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

探花編修湯賓

尹評

韓安國涕泣而陳亦是迫

於真情所以卒能感動太

后與帝而梁竟得以保全

也

兩

文宗蘇清

評安國此等語

終飾辭然其

全兄弟子母之恩則可尚也

宮詹學士體景

淳評

得自請置相二十石

李九我曰按漢初王國二十石以下吏皆得自置惟二十石則天子自命之

出入游戲偕於天

子

孫栢潭曰伏後天子聞之心弗善也

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

王所為

董思白曰伏後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按言案責蓋令使者籍記王過也

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

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

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

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

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

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

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

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

茅鹿門曰應前按責王所為句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

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

黃葵陽曰應前出入游戲偕於天子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徐廣

曰侘一作紆也綢案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

來輒案責之梁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

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

陳如崗曰按為言之帝是太后令長公主

并己意言之於帝不欲自言也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

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

田甲之甲猶
某甲亡其名
不足言耳

翰林庶吉士黃
志清評

安國卒善遇
獄吏可謂綽
大君子

狀元修撰康文

獻評

此與左師觸
龍說質長安
君相類皆自
人情至切不
可已處說去

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索隱曰抵音丁禮反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

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十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

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沈蛟門曰反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安謂不足與卒善

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

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

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

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

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

顧涇陽曰無良臣指詭勝也見禍皆由此二人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

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

如也董思白曰太上皇與高帝父子也景帝與臨江王亦父子也梁安國曰夫

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

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